



顧
頤
剛
全
集

35

顧頡剛全集

寶樹園文存

卷 三

中 華 書 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顧
頤
剛
全
集

卷三目錄

教 育 編

民國教育宗旨之解釋	3
我們最要緊着手的兩種運動	9
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	16
我們對於北京國立學校南遷的主張	35
北京大學紀念冊編輯處第一組啟事	43
有志研究中國史的青年可備閱覽書十四種	44
附：致孫伏園書	46
編纂國史講話的計畫	49
高中師範科師範後三年公用本國史課程綱要	56
科學救國大鼓書序	60
求學與立志	63
怎樣讀書	66
對於蘇州男女中學的史學同志的幾個希望	72
北平聾啞學校特刊序	80
(王素意)校長和小學序	83
貢獻給今日的青年(之三十五)	87
附：中學生雜誌社徵稿函	89
曙光季刊祝詞	90

充實雜誌發刊詞	92
通俗讀物編刊社章程	94
(李一非)民衆戲劇集序	96
懷疑與學問	98
中學歷史教學法的商榷	100
奉勸青年	106
黃宗羲——近代大思想家傳略之一	107
顧炎武——近代大思想家傳略之二	119
王夫之——近代大思想家傳略之三	128
李顥——近代大思想家傳略之四	136
顏元——近代大思想家傳略之五	146
書創立賓初獎學貸金事	155
地理教學與民族觀念	157
暑假旅行	163
學生的地位	165
通俗讀物的歷史使命與創作方法	167
對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的兩個最低限度的要求	171
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論	174
做事與作人	177
大鼓詞怎樣作法	180
說和幹	186
難和易	189
亟應剗除的兩種舊思想	192
信仰	196
犧牲	200
命運	203
創造	207
堅忍	211

互助	215
寬容	222
石敬瑭和趙德鈞	228
趙延壽和杜重威	236
成吉思汗	243
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	263
我們怎樣寫作通俗讀物	269
通俗讀物的重要性	280
一個文藝的重要問題	284
抗戰兩年來中國教育上的幾個新試驗	288
題袁同興救亡三部謠	291
悼蔡元培先生	292
子弟民中學募捐啟	297
中學生讀的中國史	299
田家讀者自傳序言	308
我對於五四運動的感想	314
我所認識的齊魯大學	322
我們為什麼要辦民衆讀物	325
中國社會教育社年會致詞	332
教育報告審查意見	335
教育部訓令	339
編輯民衆讀物之報告	340
社會教育審查報告	342
中國歷史故事小叢書編輯旨趣	346
(紀庸)曹操統一北方序	348
(紀庸)周瑜赤壁之戰序	350
(紀庸)關羽單刀赴會序	352
(紀庸)諸葛亮六出祁山序	354

(紀庸)姜維九伐中原序	356
戰國重要地名今釋	358
重建市博物館的重要	361
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地球儀說明書	365
明瞭先民的勞動成果並搜集勞動人民的成績以爲教材	375
(陳懋恒)中國上古史演義序	376
回憶新潮社	380
中小學教師進修及文化幹部進修案	383
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	387
我對於五四運動的回憶	398

教 育 編

民國教育宗旨之解釋*

嘗聞之教育家之言曰：教育之目的，一定不移；而教育之實質，無不與時代同其變遷。蓋風俗習慣之不同，歷史鄉情之所限，所用方術，有不得不變通出之者，要宜根據事實，依經驗而斷定之。故教育學與教育術，截然二物，可相成，亦可相反也。民國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完成其道德。蓋內審學理，外察時勢，幾經研審而後定者，立國之根本大計，於是乎在。苟在片面的教育學論之，或將以為教育所以完備人格，而實利、軍國民云云，乃教育之結果，而不必揭載於宗旨，驅學生為政治利用者。然在教育術論之，則教育之事實，所以應時勢之需求，不可以最終目的，盡其能事，故必有所用，用則必視其所乏。今日之中國，最乏者，富也、強也。求其富所以重實利，求其強所以重軍國民，而將所以完備人格之道德美感，為之樞機焉。既弗失體，又得其用，此真至當於今日而無遺憾者也。今主後說，為逐文詮釋於下，而發其大凡於此。

* 錄自底稿。

(一)注重道德教育

道德與教育二者，相爲因果，維繫至深，其鵠皆在於至善。無道德則無教育之歸宿，故謂有道德而後有教育可也；無教育則無道德之擢引，故謂有教育而後有道德亦可也。自古至今之稱爲教育家者，無不以教人作人爲第一義，故人格之陶冶，當先於其他教育而爲之本，大哲如林，無異議也。今世所以尤應注重此義者，一則物質日進，耳目之嗜慾滋多，國人習於外驚，無以體會心身學行之道，精神既虛，品性易落，此不可不以道德濟其盈虛也。二則生存競爭，漸趨激烈，一方挾其強力，魚肉貧賤，一方聚其貧賤，反抗強力。此在外國資本家與勞働界所恒見之事，中國尚少此等現象。惟中國之民，畏强成習，剝奪既多，志氣日短，無積極之堅忍性，而有消極之服從性，此則甚可卑恥之事，尤當待道德以長養其情操，使勿聽命於境遇也。法國經大革命後，倡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標揭通衢，以爲立國之精神，今更加一公濟主義，合成四目。吾國驟進共和，盪滌瑕穢，當與法國同其精神，保持共和之真諦，而乃五年三亂，不遑寧處，推此禍因，蓋自由、平等、博愛、共濟四義之未嘗存於心耳。夫道德之正鵠，依時代而變遷，與教育事實同，上述四義者，民國應有之道德也。以後之進，雖不可知，而今時當據以爲教育之標準者，固不能稍離乎此。

(二)以實利教育輔之

英哲家乾謨斯穆勒 James Mile 有言曰：教育以增進幸福為的，與人生以福利，是教育之務也。蓋教育者，以道德為體，以實利為用，猶精神、物質合而有生。自二元論者觀之，若在兩端，自一元論者觀之，則在一體而已。吾國教育，本重實利，觀處穢、炎、黃，以佃、漁、耒、耨、衣裳、交易相垂教，而周人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歸於用，故仕無廢官，野無游民。自漢以後，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藝，上教下學，率循於是。至於清二千餘年，專務經籍上致思，不尚實物上用力，農工失學，既受制成規而不能變，學者復恆習稼穡，遁而至於虛無之域，文質隔絕，交相為弊。夫高大人之勞心，不好為小人之勞力，而不知其責任均等無所上下也；重義而卑利，而不知義之最終即為大利，已行其義則人食其利也。要之古人之心，蔽於虛冥，今當一祛斯弊，以歐、美之道為歸。考美洲普通教育，以人民生計為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寓於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歐洲則以德國之職業教育為最著，采一業一校主義，凡從事其業之徒，達二十人者，即設一學級或一學校。在都會者，大別為建築業、金屬細工業、美術及手工業、被服業、食品業、理髮業、下級勞動業等類；在農村者，主栽果、養蜂、園藝、藝穀等類。即柏林西南之明亨(München)，職業別有五十三，學校至五十四，其多一校者，則麵包之業，以式樣不同，別為二校也。美哉盛乎！豈吾國能望其項背者乎！英國急起直追，僅在普通實業，有所設施；日本奮力，又在英國之次；我國一步不懈，或庶幾為日本之次。

乎！前日教育部已頒佈中學校添設第二部辦法矣，實業之途，其稍廣歟！

(三)以軍國民教育輔之

國於今日國家主義澎湃之秋，無軍國民教育，不獨難以立國，並不足以自衛。況自歐戰以來，大地諸國，全入旋渦，以中國之積弱，時勢迫之，亦不得不投袂而起，與德國繼絕邦交。雖將來之勝負，終不可知，要當有適宜之軍國民教育，應時勢之需求，為其後盾，以獨立不懼焉。諺曰：衆志成城，蓋愛國心之所聚，足以禦寇卻敵。然愛國心之造成，在乎道德教育；而愛國心之實施，在乎軍國民教育。德國之強，世之所聞也，普法之戰，以大學生從軍者四千五百餘人，蓋平時好鍊武，事技擊，又飫之以愛國，臨難從戎，精神、體魄，兩無所待，以此致強，不亦宜哉！今日之中國，能如此乎？力不能如此，而勢不能不如此，故尤為當務之急也。至於軍人專制，內部之事，猶其小者。

昔子貢問政於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按民國教育宗旨，道德教育者，注重者也；實利、軍國民教育者，輔道德教育者也。蓋有當於孔子之言，（實利即食，軍國民即兵，道德即信。）非必不得已，不能去其一；三者皆不能去，而有本幹輔持之區別在。

(四)更以美感完成其道德

以道德為教育之大經，以實利、軍國民應時勢之要求，教育至此，宜無缺憾。雖然，原教育之意，苟徒施而不問受者之情，則易流於機械，不知其所以，一旦猝遇難境，平時既無涵養，臨時又急利害，能保其不為失節墮行身敗名裂之人乎！故當使之自致於真、美、善之境，以興起其趣味，堅固其情操，而致之之道，在乎美育。美育者，所以使人澄清雜念，不執著於現象世界，而領悟實體世界之真味者也。心理學家謂耽於美者，其心中高尚純潔，無有比擬，以之教育人，蓋有奇效。人之聞道德而不興者，或對美感而忽起，其入人深，其移人速，蓋美之中有真樂，不必假言說以傳達之也。論道德者，或謂為權威所被動；而在美感，則全為自接之興味。道德所不能至，獨美感能至之，故用美感以完成道德，則盡道德之性矣。《書·皋陶謨》曰：“夔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注》：“虞賓，丹朱也。”惟夔典樂，擊磬拊琴，雖丹朱之頑傲，比於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丹朱之不足以德化，而尚足以美化，又可知也。德哲家康德曰：原人道主義之最大阻力，為專己性。惟美感能超脫利害，茫昧人我之界，使專己之性，益小益微，浸遯於意識之外，淡然其若忘焉。際此人心陷溺之時，惰者義利兩虧，任者有利無義，必用美感以清醒其心，乃可使其漸進於道德，無卑陋放蕩之憂，而道德真正之價值，亦可渙然表顯於大眾矣。《中庸》曰：“極高明而道中庸。”孔《疏》：“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按庸者，常也用也，猶今言常識之謂。中庸者，鄭《目錄》云：“以其

記中和之爲用也。”猶言常德之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凡道德、實利、軍國民教育主義皆是。至於美感，其玄同天，庶幾高明之道矣。以道德統實利、軍國民，而以道德完道德，不離中庸，術有時而窮也。以道德統實利、軍國民，而以美感完道德，求諸高明，術不可得而窮也。故更進一步，而以美感爲教育宗旨也。若美之專於藝術者，無關學旨，茲弗及。

六年二月頽剛作於高房。

我們最要緊着手的兩種運動*

——教育運動 學術運動

自從八年的五四、到九年的五四，這一年裏，各處學生起的運動，不知多少。大家說，中國自此醒了；便是中國人沒有全醒，至少學生界已經醒了，只要等老輩拿事權交給現在的學生時，中國就好了。這種樂觀之談，不絕的聽見，便不絕的起我懷疑。我想，這種運動是由各處學生同時自發的呢？還是轉相模倣的呢？這個解答，當然十分之九是由模倣來的。模倣本不是件壞事，但只有模倣，沒有創造，可就壞了。我們為什麼要做這種運動？一來固是警戒當局，二來實要在國內造成一種高尚純潔的勢力，來打破從來盤踞住的惡勢力。但是大家因為第一項容易看見，便專向這方面做去；幾乎看着當局的本身，成了國家的主體。什麼請願咧、罷業咧，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當做改造政治的唯一手段。這還是“伏闕上書”、“清君側”的舊面目，不是現在應有的事情了。

日來大家傳說，說學生給政黨利用了。這件事的確否，我不能明白。我請問，我們現在所對待的，只是當局的幾個人呢，還是全國的國民呢？若說和在野的偉人作伴，來對付現在的當局，那末，便請你們去做民國初年的革命黨，和民國六年的陰謀派好

* 1920年4月30日作。原載1920年5月4日《晨報·五四紀念增刊》，署顧誠吾。

了。這般的改革，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勢，便可 在一夜裏翻騰轉來。但只是拒虎進狼，以暴易暴的辦法。想來學生的心思，不至如此下劣，這事必不會有的。若說要和全國的國民作伴，來改造從來盤踞住的惡勢力呢，這便須在根本上着手，要一步步的做去，不能作快意之談，計日成功了。

我們要改造中國，我們要實現理想裏的中國，這不是換掉一個政府，逐掉幾個官吏所能成功的。也不是學生界所能一手經理的。全國的國民，各有他的人格，便各有他的責任；這並不是我們所能代勞的。現在只因他們沒有知識去瞭解這個意義，所以把責任放棄了。並且他們不但放棄責任，實在保持了許多惡勢力，教愚狠的政府安安穩穩的建在他們的上面。所以我們要拚命與現政府戰鬥，現政府固然可倒，而所以建這政府的國民，依然如故；他們仍可照樣的重建一個起來。白居易的詩說得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為什麼？便因為草種不是野火燒得去的緣故。

我且不要說別的，我們走到北京的街上，看見蠻野的兵，嬾娜的女人，東蕩西靠的游民，伸手討錢的乞丐，來往不停。他們一天到晚，幹的什麼事？他們心裏又想的什麼？再進一步，工人做完了工，就去喝老酒，或去上茶館，直到睡覺；商店裏的夥計，終日靠在櫃檯；人家用的聽差，伺候主人，早起遲眠；開店的主人，時時監督夥計，盤算盈虧。他們在職業之外，到底有沒有別的心思？北方的土著，仍舊拿五六歲的女兒兒，裹了小小的腳，塗了滿臉脂粉。他們對於外面的情形，到底有沒有接觸？接觸到了底有沒有起念？中年以上的人，幾個聚在一處，談到生計的枯，世界的亂，總說“不知幾時可出真命天子？真命天子出在何方？”北京商界裏最能暢銷的《群強報》，登載的東西，可以括做三個部分：（一）舊戲，（二）奇聞，（三）宣統皇帝的起居。戲園裏演的舊戲，和茶社裏講的平話，天天鼓吹君主政治、獎勵忠臣。